

民國文存

36

讀淮南子

盧錫炆等 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責任編輯：羅 慧

裝幀設計：REALL 正典設計 .com

動態排版：賀 天



ISBN 978-7-5130-1529-5



9 787513 015295 >

ISBN 978-7-5130-1529-5/B·060

(4383) 定價：30.00元

民國文存

36

讀淮南子

盧錫炆等 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本書收集了民國時代學者解讀《淮南子》一書的相關研究九種，探討了淮南王的生平傳記，並對《淮南子》的哲學思想、人生思想及政治思想等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將其學術思想的源與流多角度地呈現。

本書適合對《淮南子》感興趣者及相關研究者閱讀。

責任編輯：羅 慧

責任校對：韓秀天

動態排版：賀 天

特約編輯：王孟希

責任出版：盧運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讀淮南子/盧錫炆等著.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4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1529-5

I. ①讀… II. ①盧… III. ①雜家—中國—西漢時代

②淮南子—研究 IV. ①B234.4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17379 號

## 讀淮南子

Du Huainanzi

盧錫炆等 著

---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5

印 刷：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開 本：720 mm×960mm 1/16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一版

字 數：99 千字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mailto: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luohui@cnipr.com](mailto:luohui@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8.5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30.00 元

---

ISBN 978-7-5130-1529-5/B · 060 ( 4383 )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 民國文存

(第一輯)

## 編輯委員會

###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 方 劉 勇 譚桂林 李小龍

葉 曄 吳冠文 鄧如冰 金立江 張新贊

###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秦永洲 張 弘 李雲泉 李揚帆 姜守誠 吳 密

姜 鵬

###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 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份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謝無量、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

罹於戰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進行了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的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到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 目 錄

讀淮南子/盧錫炘 .....	1
第一編 序論 .....	1
第一章 淮南子略傳 .....	1
第二章 淮南子學術之淵源 .....	2
(一) 源於儒家 .....	2
(二) 源於法家 .....	3
(三) 源於墨家 .....	3
(四) 源於道家 .....	4
第三章 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 .....	4
(一) 論道 .....	4
(二) 自然 .....	6
(三) 無欲 .....	6
(四) 無為 .....	9
第二編 本論 .....	10
第一章 政治思想 .....	10
第一節 無治主義 .....	10
第二節 法治主義 .....	14
第三節 人治主義——即禮治或德治主義 .....	17

第四節 改進主義	21
第五節 足民	22
第六節 用兵	23
第二章 人生哲學	25
第一節 唯心論	25
第二節 死生論	27
第三節 禍福論	28
第四節 是非論	29
第五節 毀譽論	30
第三章 倫理學	30
第一節 攝生	31
第二節 立身	32
第三節 處世	34
第四節 恕	35
第四章 教育哲學	35
第五章 宇宙論	37
第六章 結論	38
<b>讀淮南子/蘇玉麟</b>	<b>40</b>
第一 淮南王之世系及封爵	40
第二 淮南王之性格及其著述之由來	40
第三 淮南子之內容及其價值	41
第四 宇宙本體論	42
第五 名相論	43
第六 作用論	44
（一）無欲	44

(二) 無為·····	51
第七 人性論·····	54
第八 為學論·····	55
第九 立身論·····	56
第十 名學·····	57
第十一 政治思想·····	58
無治·····	58
力治·····	59
禮治·····	60
法治·····	62
德治·····	64
第十二 結論·····	65
讀淮南子/江國柱·····	66
一、淮南子傳略及其時代背景·····	66
二、《淮南子》哲學之根本觀念·····	67
三、淮南子之政治哲學·····	68
(一) 任自然·····	68
(二) 主無為·····	69
(三) 因民性·····	70
(四) 貴適宜·····	71
四、淮南子之人生哲學·····	72
(一) 攝生·····	73
(二) 處世·····	74
五、結論·····	75

讀淮南子/俞榮宣 .....	77
一、淮南子考 .....	77
二、淮南子哲學之基本觀念 .....	79
(一) 根本思想——“道” .....	79
(二) 無名 .....	80
(三) 論性 .....	81
三、淮南子之人生哲學 .....	82
(一) 《淮南子》人生哲學之主旨 .....	82
(二) 自然派之人生觀 .....	84
(三) 精神論 .....	85
四、淮南子之政治哲學 .....	86
(一) 《淮南子》政治論之基本觀念 .....	86
(二) 變法改制 .....	89
五、淮南子之文學 .....	91
(一) 美妙之精神 .....	91
(二) 通俗性 .....	92
(三) 藝術性 .....	92
六、對於淮南子之批評 .....	93
(一) 《淮南子》之弱點 .....	93
(甲) 無特別獨創之思想 .....	93
(乙) 多神話 .....	93
(二) 淮南子之優點 .....	94
(甲) 結束先秦思想 .....	94
(乙) 博而得其要 .....	94
七、結論 .....	95

讀淮南子/楊恩濃 .....	96
一、淮南王略傳 .....	96
二、淮南鴻烈 .....	97
三、宇宙論 .....	98
四、無為主義 .....	100
五、結論 .....	103
讀淮南子/趙迺廣 .....	105
甲、淮南子之論儒家 .....	105
乙、淮南子之論法家 .....	106
讀淮南子/陳德文 .....	108
道論 .....	108
讀淮南子/劉麟春 .....	111
淮南子之實用主義 .....	111
讀淮南子/熊韻笙 .....	114
編後記 .....	117



# 讀淮南子/盧錫炅

## 第一編 序論

### 第一章 淮南子略傳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之子，高帝之孫也。文帝六年，厲王反，旋討平，放逐死，帝憐之。八年，分封厲王諸子；安封阜陵，稱阜陵侯。十六年，封淮南王。王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聘；亦欲以行陰德，附循百姓，流名天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漢志·雜家》曰：“《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所傳者僅內二十一篇，號曰《鴻烈》。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蓋折衷周秦諸子，而“棄其畛絜，斟其淑靜，非循一途之路，守一隅之旨者也”。時武帝具好藝文，安善文辭，帝嘗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而夕成，帝甚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蚡言帝尚無太子，一旦宮車晏駕，安以高皇帝孫當立。王歸，與門下客蘇飛、伍被等陰謀反，整膳甲

兵，後事洩，自殺。

盧錫炆曰：淮南以帝室貴胄，觀其書，仰慕其人；乃挾邪僻之舉，謀為叛逆，父子兄弟，各不終其身（弟衡山王賜，亦以謀叛事發自剄，事見《史記》《前漢書》）。豈天性使然耶？假安能實體老子清淨無為、不爭不先之旨，又何致身名俱裂乎？《漢書》謂安嘗招致數千賓客有志之士，共道講習，集萃擷華，以成此書，蓋非出自安一人手也。

## 第二章 淮南子學術之淵源

淮南子生際漢初，百家之風未衰；其學說源於周秦諸子，《要略訓》曰：

“棄其畛絜，斟其淑靜……非循一途之路，守一隅之旨。”

自淮南出，古代之思想，告一結束。溯其源，略有四端：（一）源於儒家，（二）源於法家，（三）源於墨家，（四）源於道家。

### （一）源於儒家

儒家重人治，以為聖君賢相在上，則天下治！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中庸》）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

待其人而後行。（《中庸》）

此皆人治之說。淮南本其旨，亦曰：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

又曰：

古時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

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天下和洽，人得其願。

夫如何而能致是？曰以禮，以德。淮南子曰：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又曰：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盜心哉！

## （二）源於法家

淮南子曰：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

又曰：

今乎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

此皆言法治之美，純乎本於法家也。

## （三）源於墨家

墨子善言名學，《小取》一篇，頗為精到。淮南子生墨子後，其學有得於墨者：

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說山訓》）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說林訓》）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說山訓》）

玩其辭句之嚴整，步奏之妥貼，無懈可擊；蓋得力於墨者也。

## （四）源於道家

淮南子學術源於儒、法、墨三家者，遠不及道家之深。高誘謂：“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要略訓》亦曰：“考驗乎老莊之術。”

《道應》一篇，幾全係註釋《老子》。梁任公謂其書為道家言之淵府，信哉。

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

係脫胎於老子：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其他例證甚多，不必枚舉。

## 第三章 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

吾人欲知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須先明其所處之時勢。漢承戰國秦楚兵戈擾攘之餘，民困於峻法，君逾乎禮義。且是時天下大定，高祖慘戮功臣，厲王又死於雍上，諸侯惶懼；安遠懲戰國暴秦之亂，迫感漢家法治之酷，慨儒法之陵替也，乃倡道家“自然”“無為”之旨，今分論之。

### （一）論道

道家以自然界理法為萬能，以道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變（梁任公語），故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又說道之所由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淮南子所謂道，與老莊同。蓋無始無終，能主萬物，而萬物又由之以變化消長。其論道之體曰：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歌，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又曰：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繆稱訓》）

彼宗以為世間萬物，無不從道而生，復歸于道；乃論萬物所由發生曰：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陰陽二者），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虫，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訓》）

夫道既先天地生，而生萬物；則道之用，直羅萬有而支配之，故曰：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章四時而調五行，吮喻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骼生也，獸胎不贖，鳥卵不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往之所致也。（《原道訓》）

## （二）自然

道家以宇宙為自然混成，再加人工，即是加以毀壞，故老子曰：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淮南子亦曰：

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原道訓》）

宇宙既不可加以人工，則貴順其自然；道家認自然為絕對美，絕對善，故淮南子曰：

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原道訓》）

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蓋世間萬事，順自然則理，何貴乎人為？故曰：

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又曰：

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惟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

## （三）無欲

道家以人之不能歸於自然，由於物欲蔽之，故老子以為：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救之之法，惟有：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常使民無知無欲。

淮南子宗道家，具論欲之害曰：

夫人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為非欲也。（《精神訓》）

又曰：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觀上言則帝王多欲，足以傾社稷；常人多欲，足以失性靈；蓋物欲誘於外，則智慧不生，而莫明事之利害得失矣。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淫蕩而不休矣；血氣淫蕩而不休，則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精神訓》）

夫欲之害至于昧禍福，然則如何可以無欲？淮南子以為安分即可以無欲。故曰：

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詮言訓》）

又曰：

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詮言訓》）

此種無欲主義，將人類創造之能力，剝奪幾淨矣！生活之意味，鄙斥無遺矣！噫，淮南子豈真無欲耶？特其欲，超乎物質，而為精神上之快樂耳。

故曰：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繆稱訓》）

看他於富貴生死，全不屑意；要在撇棄卑下之物質文化，而追尋高尚之精神文化。教人離開外生活，以完成其內生活。故曰：

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

又曰：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懈矣。（《精神訓》）

此種高尚的精神文化，為道家之最大特色；人類之自由意志，雖不能說萬能；然其力之偉大，實不可思議。自己欲作何種生活，亦可憑其意力，以達最高限度，道家觀察人生之出發點，謂：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

淮南子亦曰：“嗜欲者，性之累也。”

老子以為救治之法：“去甚，去奢，去泰”。

又曰：

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淮南子亦曰：

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原道訓》）

老子理想之人生，則：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以為果能如此，則：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淮南子亦曰：



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

又曰：

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

此種精神生活，不以生活為達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即是目的，為生活而生活，一切皆“無所為而為；一雖非盡人可能，然智慧愈多者，其可能性愈大，則章章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有智慧之人，耽溺於私欲，日出其智慧，以擴張其貪饕之欲；於是所產生劣等文化愈豐，而毒害社會亦愈甚；道家以為欲救此弊，首在寡欲。淮南子際漢之初葉，慨夫七國之擾攘，楚漢之分爭，諸侯之悖叛，皆多欲之害。故其哲學之根本思想，首在“無欲”，其次“無為”，皆根於“道”與“自然”之觀念也。

#### （四）無為

老子將天道看作“無為而無不為”，以天地萬物，均有獨立不變，周行不殆之理，無須神道之主宰，人力之安排，故曰：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此言“自然法”之森嚴，“人為”之無益。又曰：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作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此言一切事無須社會與政府之干涉，天道（即司殺者）自會處置，若用人力行賞罰，即是代司殺者殺，其結果未有不壞者。淮南子深明斯義，亦曰：

以弗治治之。（《主術訓》）

又曰：

漠然無為而無不為。（《原道訓》）

要之淮南推尊老莊，因襲故說；其哲學之根本思想，多本道家，於思想史上，無大價值也。

## 第二編 本論

### 第一章 政治思想

#### 第一節 無治主義

凡哲學思想，多生於當時政治狀況所起之反動。漢承戰國秦楚大亂之餘，行干涉政策。淮南以為天地間之事物，均須任其自然，政治亦如之。故曰：

至人之治也，心與神交，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失，不忿爭而養作。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

蓋順其自然之性，則天下可無為而治，無為與有為，絕對相反：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者；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

是有為者，背自然之謂也。淮南子目覩：

末世之政，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宜勞而無功；智作萌興，盜賊滋章，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

此種“有為”政治，其害甚大：

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

淮南子以為不應以干涉政策，苛虐人民；一加干涉，則民不寧。故曰：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道也。（《汜論訓》）

此與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之意相同。淮南子絕對崇尚“無為”，其言曰：

以弗治治之。（《主術訓》）

太上神化。（《主術訓》）

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繆福<sup>①</sup>訓》）

淮南子之“無為”，與老子之“無為”異，老子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曰：

治大國若烹小鮮。

蓋老子之“無為”，純乎放任者也。淮南子之“無為”，非“無為”也，——至為不為——特不為己為耳。《修務訓》曰：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① “福”當為“稱”。——編者註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無為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治。）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謬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細讀段段，則淮南子之“無為”主義，非真無為明矣。然則果何如乎？《原道訓》曰：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高，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此謂順天地之自然，即可以無為而無不為矣。《原道訓》曰：

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是故善治者，政命悉因於民，而天下樂之。

又曰：

九疑之南，陸爭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虫；短綌不綰，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故禹之裸

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

《精神訓》曰：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俶真訓》曰：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

細味上四段之意，以“自然”為體，以“貴因”為用。夫人力有限，將以禁姦除惡，徒愈滋亂；何若因民利之所在，而設政施令，則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矣。

淮南子以“無為”之治，既貴順自然，因民性，尤須適宜；宜則上無為而民自服。故曰：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於上，誰弗喜。（《繆稱訓》）

淮南子以為對於民事，苟能因地制宜，則民歸之若鶩。故曰：

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齊俗訓》）

由上各段觀之，則淮南子之“無為”主義：順天地之自然，因民性而利導之，使各得其宜；苟一加入為，即不啻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矣。其言“無治”之效曰：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

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

達“無治”之極軌，則可反于上古“醇醇”“缺缺”之態：

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sup>①</sup>，猶在於混冥之中。

此淮南子理想之政治，欲反民於混冥之中；廢棄慶賀、刑罰、禮義等“有為”之治，純任自然。

## 第二節 法治主義

吾人欲明淮南子之法治主義，須先明法家與道家契合之點，否則多見其矛盾，未有不生怪詭者也。《淮南子》書中，主張法治者最多；蓋道法二家，未流合一，事實昭然也。夫以尊自由宗虛無之道家，與主干涉綜覈名實之法家，其精神若絕不相容，何故能結合以治諸一爐耶？蓋兩家有一共同之立腳點，曰：“機械的人生觀”。道家認宇宙為現成的，宇宙之自然法，當然亦為現成的；人類則與萬物等夷，同受治於此種一定的因果律之下；其結果必與法家所謂法治思想相契合而治為一，有固然也。

慎子為法家開宗之人，殆學者所同認。其言曰：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其意蓋謂“建己用知”者，恃人類主觀之智能，其勢必有所窮，而且決不能正確。故必“棄知去己”，尊尚客觀的無治之物，然後其用不匱。此義云何？

慎子曰：

措鈞石，使禹察之，弗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識矣。

鈞石權衡，皆“無知之物”，而其效力能比聖治之禹尤強；此即

① “虛”當為“虐”。——編者註



物治主義之根本精神也。其應用於政治，舍人而取法，故慎子又曰：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此種機械觀之論理，與道家精神一貫，明乎此義，然後乃知老子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作何解。夫權衡尺寸固常無為也，而常無不為也；今其“人”既無為，何以能無不為；既無不為，何以復謂之無為？

道法兩家溝通之脈絡即在此，淮南子曰：

今乎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同型）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

蓋法定而後能“無為而無不為”，淮南子邃於道家言，而治術兼尚任法，蓋以此也。試讀管子之言曰：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也。

夫以物為法，乃可以“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老子曰：“善者因之。”彼宗以此為因之極則，謂必如此乃可以“無為”。故曰：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尹文子》）

法家以為欲使道家無私無欲之理論，現於實際，舍任法末由。故法家實即以道家之人生觀為其人生觀，淮南子生於法家昌盛之後，自然受其影響，欲實現其“無為之治”，必兼採法家。其言法之意義曰：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主術訓》）

論立法之原理曰：

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治之要也。（《主術訓》）

此頗與近世平民政治立法之原則相合。

論法之重要曰：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主術訓》）

其意謂法者國之本也，無法則國雖未亡，亦可謂之亡。以法之有無，定國之存亡，其關係之重為何如乎。

夫法既為天下之度量，則人君亦不能違法自恣，故曰：

法者，非天墜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主術訓》）

又曰：

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則令行於民矣。（《主術訓》）

是人主不惟不能違法，其遵法之責任，更嚴於平民。須先自為檢式儀表，以身作則；彼暴君之弁法亂行者，大失斯旨矣。或謂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乃法家之缺點，君主能立法，亦能廢法，必法立於民始無弊。詎知以近世民權時代，立法權猶不能全屬於民，而責之古人，亦不諳時勢之甚矣。

淮南子言法之好處，尤在能因時變法，不拘拘於古。蓋人類自由意志之發動，日新而無朕，時勢之變遷亦無常，欲以一成不變之法，永永範圍人心，適應時勢，亦大難事。故曰：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舟楫，暮薄而求之，其亦不知物類之甚矣。隨一隅之跡，而不知天地以遊，惑莫大焉。（《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天下，其愚乃至是。故法貴乎適應當時此地之環境，不必拘拘循古也。淮南子曰：

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齊俗訓》）

又曰：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汜論訓》）

觀乎此，則法非一定不移，要在體立法之本意，因時與地，斟酌而變更之，俾有益於國計民生。蓋變法非得已也，有所圖耳，所圖維何？

淮南子曰：

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泰族訓》）

是變法，圖治也，彼藉口以廢法而營私者，罪何可逭乎。

### 第三節 人治主義——即禮治或德治主義

“法治”與“無治”，互相表裏；其利固多，其弊亦不少。法家以權衡尺寸喻法，而以被量度之物，喻被治之人；彼忘却被量度之物不能自動，而被治之人能自動也。使吾儕方以尺量布，而其布忽能自伸自縮，則吾尺將無所施；夫人正猶是也。故儒家非之曰：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乘是而後徧。衡石稱縣者（同

懸)，所以為平也……乘是而後險。……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源濁而流濁。（《荀子·君道篇》）

又曰：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漢書·董仲舒傳》）

此將法家之機械主義，辭而闢之，可謂一語破的。法家等人於機械，故謂以“械數”的法馭之，則如物之無遁形；曾不思人固與物異其情也。故荀子又曰：

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君道篇》）

又曰：

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王制》）

觀乎此，則人治勝於法治，昭昭然矣。我國未嘗無憲法，其政象何如？苟政治習慣不養成，政治道德不確立，雖有冠冕世界之良憲法，猶廢紙耳。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斯之謂矣。（參考梁任公《中國先秦政治思想史》）

淮南子既言“無治”“法治”，亦重“人治”。蓋值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時；受於儒者實深，確信人治之美，其言曰：

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

夫以賢人繫國之存亡，可謂巨矣。

又曰：

古時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本經訓》）

聖人在上而天下治，在德不在法明矣，故曰：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禦之也。

淮南子以任法不足以圖治：

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

若不修其風俗，而縱其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

任法既不足以圖治，惟“仁者在高位，而民自化”。《主術訓》曰：

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慝；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

此段之意，謂得人則國治，失人則國亂；上有英君，則賢人出，姦人匿，而民自治，儒家所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淮南所謂“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夫在上位之人，何其關於治道之深耶？《主術訓》曰：

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多爭。

《繆稱訓》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

在上位者之與民，其感應如此其切；然賢人不世出，故法家對

於“人治”，極力攻擊，以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言曰：

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則治亂係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故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尹文子》）

又曰：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亦不為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韓非子·難勢篇》）

儒法紛紛於人治法治之爭，而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實則俱不能有利而無弊（參觀本章第二、第三兩節），淮南子其亦審之熟而知之深矣：故既言“人治”，復言法治；既言法治，復非法治：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楊墨申商之於法治也，猶蓋之無一撩，而輸之無一幅；有之可與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俶真訓》）

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掎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百姓殫盡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覽冥訓》）

既言人治，復力詈仁義：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忤（害也）；為義者，布施而

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慝之本。（《齊俗訓》）

孔孟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僵，身猶不能行也；而況所教乎，是何則，其道外也。（《精神訓》）

其言似不免矛盾之誚，《漢書》謂“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淮南殆雜家之流歟。

#### 第四節 改進主義

淮南子之改進主義，不拘於古；不悖於今，因時為治，打破“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之謬論。其膽識之超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洵足稱也，其言曰：

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汜論訓》）

此與《易傳》“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適合。

淮南言循古之弊曰：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楫；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跡，而不知因天地以遊，惑莫大焉。（《說林訓》）

蓋為政而不知通變之道，則不足言改進；改進在乎變古，變古所以適今也；明改進之旨，則政治常進步。

## 第五節 足民

國以民為本，民足國孰與不足；故立國之道，首在足民。《泰族訓》曰：

為治之本，在於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

蓋足用則禮讓興焉，不足用則爭亂起焉，故曰：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取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取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此與管子“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義，若合符節。蓋人之碌碌求利者，為衣食計也；衣食何由而足，則人民各務耕織，故曰：

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勞擾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

若人民不務耕織，則：

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源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齊備訓》）

民用既足，猶恐天災流行；懼民於饑寒，《主術訓》曰：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旱災害之殃民，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

此種儲蓄方法，苟能實行，則歲凶而民不致有凍餒之虞。惜乎淮南此言之不果用也。



## 第六節 用兵

兵凶戰危，不可不慎，淮南子對於用兵，有三種見解。

### （一）不得已而用兵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則必爭，爭則亂，非兵不足以戡亂。故曰：

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

聖人討強暴，平禍亂，非用兵不能辦。故兵者聖人所賴以討暴平亂者也。《兵略訓》曰：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

### （二）伐不義而用兵

國有叛逆，則國莫寧，非兵不足以討不義；討不義，所以保國之一統也；若任叛逆者為不義，則國必四分五裂，擾攘無寧日矣。故曰：

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民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代之。

若貪地自私，窮兵黷武，乃淮南所深忌而痛詈者也，故曰：

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器；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膽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由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又曰：

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

### （三）用兵貴先有德

兵凶器也，無德而用兵，則國必亡，故《道應訓》曰：

數敗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惟先有德而用兵，則人皆歸之，《兵略訓》曰：

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

又曰：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若夫

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刃接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兵略訓》）

此則兵強將勇，先聲奪敵人之魄，不待交綏而已奔北，淮南猶以為用兵之次，蓋以德為貴也。至於：

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



抱綰而鼓之；白刃合；流失<sup>①</sup>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

此則實行交戰之慘況，淮南以為用兵之下者。今美兩<sup>②</sup>歐風，戰雲沈鬱，將來之慘劇，正難懸料。嗚呼！並淮南所謂用兵之次，亦無人理會，可哀也已！

## 第二章 人生哲學

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既本老莊之旨，其人生觀亦守“自然”“無為”“無欲”，以心為主體；一切死生、禍福、是非、毀譽，均非所計，今詳論之。

### 第一節 唯心論

淮南子曰：

心者，形之主也。（《精神訓》）

心何以為形之主，則因：

以中制外，百事不廢。（《原道訓》）

心治則百節皆安，心勞則百節皆擾。

夫心擾而百節皆擾，心為形主明矣，故又曰：

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原道訓》）

心既足以制形，則心樂始為真樂，若孜孜於物慾之樂，是“以形為制，神從而害”。不過水月鏡花，轉眼成空，故曰：

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旒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

① “失”當為“矢”。——編者註

② “兩”當為“雨”。——編者註

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精神訓》）

淮南子之所謂樂，在內而不在外，以精神而不以物質，其視富貴貧賤，更無足介矣。故曰：

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

又曰：

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

淮南子既弁<sup>①</sup>富貴若鴻毛，專為內心之修養，對於死生利害無所顧忌，慨然曰：

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

然則人生真樂，果何在乎？淮南子釋之曰：

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賢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萬方消搖百變而安定，吾獨慨慷遺物而與道同，是故有以自得者也。

此種唯心論，完全撇却物質的快樂，而追尋精神的快樂；離開外生活，以完成內生活；乃道家最大特色，至淮南子更闡發盡致也。

① “弁”當為“棄”。——編者註

## 第二節 死生論

淮南子看死生最輕，以為此乃生物自然變化之理，故曰：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精神訓》）

天者自然之意，行是流行，天行者，自然之流行也。物是物質，化是變化，物化乃物質上之變化。死生既為生物自然之變化，何可逃又何所懼耶。

夫生若大夢，死若休息；生無所謂樂，死無所謂苦；“死之與生一體也”（《精神訓》），何所容心於其間哉。淮南論之甚詳，摘錄以見一斑：

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此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精神訓》）

生寄也，死歸也。（《精神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譬若夢為鳥則飛於天，夢為魚則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為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焉知死之不樂也？

《俶真訓》

觀上數段所言，則生死為自然明矣。生死既為自然，何必戀

生，亦何必畏死，故曰：

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

### 第三節 禍福論

《老子》曰：“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禍福無常，焉知福之非禍，又焉知禍之非福，淮南子曰：

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人間訓》）

又曰：

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

又曰：

惟不求福者為無禍。

數段與《老子》之言，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蓋禍福本有自然之數，其來也莫測；不可以福喜，不可以禍悲；喜福所以招禍，悲禍徒以傷身。

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不矜。知禍福之至，不在於己也。（《詮言訓》）

淮南子既言禍福非求所生，又言“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人間訓》）。前後難免矛盾之誚。但細加推究，淮南一方面以嗜欲者流：“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必“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禍乃不滋”。蓋本儒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之意，以為“衆人皆利利病病，惟聖人能知病之為病”。所以生福而成禍，皆衆人自為之，淮南特表出之，以警人之耽於物欲，而昧於禍福者。一方面又因世俗之人：“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能明乎禍福無常之

理，則行天地之自然，盡己以聽禍福之自至，蓋“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乏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此完全道家思想也。

#### 第四節 是非論

是非之不明也久矣！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天下寧復有真是非。

其原因淮南論之甚詳，摘記如下：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

其眼光之銳，直將人心弱點，盡情發露，無可遁匿。但此種“合己”之是，與“忤心”之非，非真是非。蓋“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精神訓》）。“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此之謂一是一非”（《精神訓》）。故是非亦難擇矣！“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蓋人心不同，是非亦各異，是非愈講而偽愈滋，天下之大惡，皆起于爭是非矣！故曰：

是非形則百姓眩矣。

然則天下果無真是非乎，是又不然，淮南子曰：

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

此似覺籠統，試問孰者為“至是之是”？孰者為“至非之非”？淮南子並未解答也。但其言亦有真理存焉：曠觀往古，遍察

來今，是非本無定；過去之所謂“是”，現在或以為“非”，忠君之說是也；此地之所謂“是”，彼處或以為非，中國一夫多妻，歐西一夫一妻是也。“是非”隨時隨地而轉移，亞里斯多德言“類”，達爾文出而類之“是”破矣，哥倫布航海歸，而天圓地方之說破矣；一地有一地之是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是非，是非之不同，乃社會進步之原因也。

## 第五節 毀譽論

天下無真是非，即無真毀譽。顯達則人譽之，窮蹇則人毀之，故曰：

毀譽之於己，就蚊蚋之一過也。《俶真訓》

視毀譽如蚊蚋之一過，是何等胸襟。常人每以毀譽定是非；被譽則喜，被毀則憤；喜則驕，驕則敗；憤則勵，勵則成。故曰：

或譽之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之而乃以成之。

蓋惟至人能看破毀譽，若常人寧受毀、受譽滋禍，天下多好譽者，即多善媚者。好譽者多而禍發，善媚者多而節義掃地矣。不打破毀譽，不足以濟天下之溺。

## 第三章 倫理學

本章所講“攝生”“立身”“處世”“恕”四端，原歸人生哲學。茲特詳加分析，另闢倫理學一章，以清眉目而便敘述。

## 第一節 攝生

淮南子攝生主旨，純本老氏蹈虛守靜，淡泊寡欲。一曰守性，二曰制慾，茲分述之。

### （一）守性

淮南子以為人性本靜，受感而動，動則害滋生焉，故曰：

清靜恬愉，人之性也。《人間訓》

又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原道訓》

喜怒哀樂，亦能害性，不可不慎，故曰：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傷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本經訓》

淮南子以為守性則生攝，人間至善之鵠，不外率其清淨之本性，故曰：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齊俗訓》

### （二）制慾

“慾”能害性，縱之則性不能守，淮南子曰：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日欲



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此以人性本善，遷於習染而不自知。必省克制慾，庶不失其本性也。

蓋除慾制情，抱朴懷素，舉一切形色之相，榮利之事，不足動其心，蕩其性，則長生之道得矣，淮南子曰：

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俞樾云，修得生，本作得修生，得修生者，得长生地。（《精神訓》）

其言縱慾之害曰：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

然則慾何從制？曰：以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故淮南子曰：

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精神訓》

## 第二節 立身

淮南子論立身；消極方面，則宗老氏之不爭主義；積極方面，則重積善。

### （一）不爭

老子之不爭主義，與淮南子略有差別；

老子含有進取的意味，淮南子含有退守的意味，試比較下列引



證即明，老子曰：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勝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淮南子曰：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原道訓》

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詮言訓》

胡適謂：“只有消極的軟工夫，可以抵禦強暴。狂風吹不斷柳絲，齒落而舌長存；最柔弱的水，可以衝開山石，鑿成江河，人類交際，也是如此。……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都是天道之自然。”老子的不爭主義，蓋以柔弱勝剛強，以退守為進取。淮南子雖本老子之旨——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與老子“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相同。——然大要係安分退守。其長也，可以增人類之同情心，造成人類和平之幸福。其短也事事退步，養成怯懦之習；拘拘自守，不能為國家謀治安，為人類造幸福；碌碌做一謹愿的好百姓，無益於人，無損於人，其與世界關係絕少也。但不爭則禍殃不及於身，亦未可厚非。

## （二）積善

淮南子對於做人，頗重積善，其言曰：

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主術》

又曰：

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

但吾人之力量薄弱，雖有行善之心，不能於短期間達到圓滿地位，不可因而自阻，日積月累，必有可觀，故曰：

君子不謂小善之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

淮南子更進一步曰：

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

然則積善果何益？淮南子曰：

善積則功成。《主術》

### 第三節 處世

淮南子宗老氏“蹈虛守靜”之旨，處世以慕名為戒，韜晦為美，故曰：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王引之曰：“貨為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以為質，王念孫曰：“質當為賢”。則質不修故，而爭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王念孫曰：“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弊其身也。”《詮言訓》

夫尸名之害，“功成不足以償責，事敗適足以弊身”。若不韜斂其美，則必遭妒而禍其身，故淮南子曰：

山有金，反自刻；本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說林》又曰：

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詮言訓》

## 第四節 恕

淮南子言恕，本於儒家。昔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梁任公曰：“於文，如心為恕，推己度人之謂也。”蓋如吾心以度彼而勿施焉，即謂之恕。淮南子曰：

人以其所願于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繆稱訓》

此與儒者“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之旨相合。

又曰：

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又曰：

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

此種自責之精神，純根於儒家。

## 第四章 教育哲學

教育者，國之命脈也。增進文明，改造社會，何莫由斯道。蓋人鮮生而知之者，必待學而後知：

夫純駒、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磨之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剝犀角。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者過也。

人之所以能宰制禽獸，傑出萬類者，以有才智也。苟無才智，則與禽獸奚擇：

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蛆行蟻動之虫；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智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

天下中智多，上智少，上智不待教，下移<sup>①</sup>不能教，中智則全賴教育，以陶鑄其才智，故曰：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于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諭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嚙朕哆嘴，籬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佻侻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諭之所論也，而芳澤之所施。

淮南子言教育，首重發展個性，故曰：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

又曰：

因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淮南子謂人之知識，多由環境改變，窮居僻壤，孤陋獨處，則學不能成，故曰：

今使人生於僻壤之國，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所知者必寡矣。

① “移”當為“智”。——編者註

## 第五章 宇宙論

淮南子之宇宙觀，本於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謂宇宙進化，由簡趨繁，由渾而析：

道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為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文訓》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墜形訓》

其言宇宙發生之始，與近代科學家暗合，如：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大昭。道始於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垺垺，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蓂，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

近代天文學家，謂天地之始，渾成一氣，是日<sup>①</sup>瓦斯，其熱如灼，中具愛力，能相吸引，同者引而合之，異者排而斥之；周轉運行而成球，由氣變凝，由凝變固。淮南子於千年前，即有此說，亦足稱焉。但際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時，先秦學者研究學術之風已減。淮南子雖知宇宙生成之理，而補天射日，荒誕不經之談，猶不免焉，《覽冥訓》曰：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鼃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① “日”當為“曰”。——編者註

《本經訓》曰：

逮堯之時，十日並出，焦木<sup>①</sup>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猥、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sup>水火之怪為人害者</sup>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sup>十日並出</sup>而下殺猥猥。

此種謬說，不值一噓。而淮南津津道之，殆由於迷信歟。至於天圓地方<sup>《天文訓》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sup>之論，近數世紀始見其謬，又豈能獨責淮南哉？

## 第六章 結論

淮南子宗老莊，以“自然”“無為”“無欲”為主旨，雜採百家。包羅雖富，惜多因襲舊說，鮮有創見。間有獨到之處，如：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綌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此種平均勞苦、平均享受之經濟學說，大有今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色彩。淮南發明之於千年前，西人不能專美矣。

次則：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

① “木”當為“禾”。——編者註

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問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

論立君設官，純乎為民，處專制時代，而有此見解，眼光直射千載後，其膽識洵可敬佩。

淮南子生際漢世，沐百家之餘風；其言國家治忽興廢之故，萬物生滅凝散之理；明而冠裳禮樂典章文物之紛披，幽而鬼怪神奇俳優方技之雜出，下暨昆虫飛走之情狀，龜魚草木異寶奇卉之名彙，兼綜並苞；其文則磅礴鬱積，氣勢浩瀚；奔放似莊孟，雄健似《國策》，洵哉，一代之鉅製也。獨依人籬牆，不能陶鑄先秦諸子，自成一家。在文學上之價值雖優，而思想上之價值極微，惜哉！



## 讀淮南子/蘇玉麟

### 第一 淮南王之世系及封爵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長坐徙蜀、嚴，道死於雍。孝文皇帝聞之，封其四子，長子安襲封淮南王。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 第二 淮南王之性格及其著述之由來

《淮南子》，淮南王安作。《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留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志·雜家》<sup>❶</sup>，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記。今所得僅二十一篇，亦曰《鴻烈》”。高誘序曰；“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作《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人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

❶ 此指《漢書·藝文志》之“雜家類”。——編者註



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之言也”。《漢志》又有淮南《道訓》二篇，以為淮南王安聘明《易》等九人所作，號《九師易》。或曰：“今淮南子《原道訓》即《九師易》之遺說也。”淮南書亦衆手聚斂而成，故其中多古說，惟取於道家者尤多。

### 第三 淮南子之內容及其價值

今本《淮南子》總二十一篇：其末《要略訓》則概括全書而通揭各篇之旨，其學雖本於道家者為多；然善論宇宙之大法，由形而上學而兼為物理學之考索：如《天文》《地形》等訓，言陰陽交感變化，萬物生滅凝散之理，皆至精之論。蓋取材者廣，上本《易》《老》，下兼儒墨名法，故文章辯博，自成一家。淮南於《要略》自叙其意曰：“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其內容之宏富，誠如《要略》中所云：“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價值之大，則《要略》中云：“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其言之精，《要略》中亦云：“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使後世庶知舉錯

取捨之適宜；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茲為研習之便，分述其意如下。

## 第四 宇宙本體論

《淮南子》論宇宙本體以“道”為主，故首章以《原道訓》開宗。其論道之本體則曰：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原道訓》）

又曰：

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原道訓》）

又曰：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繆稱訓》）

又曰：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應訓》）

又設喻曰：

魄問於魂曰：“道以何為體？”曰“以無有為體。”（《說山訓》）

可見淮南子以為宇宙之本體，乃不可以跡相求之者也。

## 第五 名相論

本體既無從捉摸而為不可思議之物。如只從名相上求之，既落名相，則非本體矣。其說仍本於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謂“道”乃不可以言語說明之者，所說之“道”，已非本來常住之“道”矣。

既立名相，其名相孳生之次第，則謂：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原道訓》）

又曰：

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為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文訓》）

又曰：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墜形訓》）

此言萬物孳生：由簡而繁，由少而衆，頗適於生物雌雄衍進之理。

言宇宙發生之始則曰：

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莫見其形。

又曰：

有形出於無形。（《說山訓》）

又曰：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道始於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生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

而為地（《天文訓》）

此理頗與近世天文學者宇宙生成論相類。近世天文學者謂太空之中，初生星雲塵，由星雲塵而為星雲環，星雲環因旋轉而成球；球由氣體而變為液體，由液體而變為固體。但《淮南子》只言“重濁者凝滯而為地”尚未知地以外之諸星球，亦依此理而成也，且其言“天者，圓也；地者，方也”（《兵略訓》）則與近世歐西之說，大相刺謬。

## 第六 作用論

《淮南子》論道之作用，仍本於老子“常無為而無不為”之義。故曰：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原道訓》）

老子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故《淮南子》謂人道亦不離天道。其言曰：

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本經訓》）

此種“生而不有，成而不宰”之精神，貴“創造”不重“占據”，乃最有益而最高尚之哲學；但如何方可致“生而不有成而不宰”之精神耶？曰“無欲”與“無為”。

### （一）無欲

淮南子之所謂無欲，蓋不欲占據非分。其言曰：

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詮言訓》）

又曰：

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詮言訓》）

其論有欲之害，則曰：

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精神訓》）

又曰：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然而就私。（《詮言訓》）

欲之害在占據非分之物以為己有，是以不免於爭，若不欲占據而欲創造，如老子云：“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則創造之人愈多，世界愈因之而改進。淮南子豈盡無欲耶？其所欲者，超出時間空間而為精神上之享樂，故其言曰：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繆稱訓》）

又曰：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也。（《精神訓》）

淮南子既超無於人我、生死、富貴、貧賤、是非、禍福、毀譽之分，故世間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而其所以能致此之由，則在“以心役物而不役於物”其言曰：

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精神訓》）

又曰：

以中制外者，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原道訓》）

又曰：

心者，形之主也。（《精神訓》）

又曰：

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原道訓》）

能以中制外，則不致惑於物，故曰：

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

惑之由於重之，故曰：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生死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精神訓》）

此種無欲主義與近世經濟學所謂人類進步起於欲望之理相反，若滯其欲望，不啻滯其進步，故對於世界文明，甚覺有礙；但以人之欲望無窮，而求滿足之也又不易：一欲望滿足後，他欲望又起焉；此人之欲望與他人衝突時，誠不免於爭，爭而至於殘害，如歐洲前次大戰，摧殘世界幾許文明，又未嘗無害；然中國物質文明滯而不進，又未始非受此種學說之影響也。總之，欲創造則足以生利；欲占據則足以生害。

淮南子既泯生死、富貴、貧賤、是非、毀譽之分，其所論列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茲復分言之，以見其概。

（甲）死生一致說：謂生死本生物自然變化之理，無可逃免，亦無利無不利，故無容心於其間也。其言曰：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苦也。

又曰：

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為壞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又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

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疆求己，其殺我也，不疆求止。（《精神訓》）

又曰：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木；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於其間者乎？（《精神訓》）

又曰：

始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俶真訓》）

又曰：

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刼以生死。（《精神訓》）

又曰：

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以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

既以生死為自然，而亦不苟生。故曰：

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精神訓》）

（乙）一富貴貧賤論：謂吾人所樂者，在內不在外；在精神不在物質；故忘乎貧賤，輕乎富貴；其言曰：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俶真訓》）

又曰：

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俶真訓》）

又曰：

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精神訓》）

又曰：



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志氣，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原道訓》）

又曰：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精神訓》）

其所以如此者，蓋以貧賤未必真苦，富貴未必真樂。其言曰：

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曰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人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言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聖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有以自得之也。（《原道訓》）

其所謂真樂，仍在於心，此偏重唯心之論。如“愁雲”“苦雨”，非雲之愁，雨之苦也；乃人之愁，心之苦也；以利害言，則苦樂循環，正如老子之言：“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而《淮南子》亦曰：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說林訓》）

而真樂乃“無樂”，其言曰：

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原道訓》）

以樂之久暫言，則外樂為暫，內樂為常，故其言曰：

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原道訓》）

看破生死富貴，專為內心修養，故曰：

生不足以使之，利不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不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慨於志也。（《俶真訓》）

（丙）是非無定說：是非無定，蓋多蔽於主觀之感情與世俗之謬



見。故曰：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齊俗訓》）

（丁）禍福無常說：禍福無常，蓋禍能生福，福能生禍。其言曰：

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

又曰：

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人間訓》）

但雖不可測，而莫不由己造，故其言曰：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隣。（《人間訓》）

其來也不能無因，惟聖人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防人之所不能防；故其言曰：

衆人皆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

又曰：

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說山訓》）

欲免於禍，則必慎之於先。

其言曰：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人間訓》）

又曰：

禍之所從生，始於難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人間訓》）

又曰：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說山訓》）

又曰：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

凡此皆救患於未然也。但防患於未然，又必滅之於將然，故其言曰：

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人間訓》）

誠能如此，則雖禍福無常，亦或可以人力救之也。

（戊）毀譽無關說：受毀者未必害，得譽者未必利，其言曰：

或譽之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之而乃反以成之。（《人間訓》）

毀譽之誣，由於知人之難，其設喻曰：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

以成敗論人，為世人之通病；而毀多譽少，則由於責人者備。

其言曰：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

其言論人之道則曰：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但不可責之太嚴。其言曰：

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汜論訓》）

因求全甚難，故曰：

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禮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汜論訓》）

人貴自責者嚴，責人者寬；先盡其在己者，則人之毀譽可無計也。

無欲之界限甚廣，今所論者：（甲）不欲苟生，（乙）不欲富貴，（丙）不欲辨別偽是非，（丁）不欲失義而免禍，（戊）不欲求人之譽。專事修養精神，發展創造本能，以見真我。

## （二）無為

無為有四義。

（甲）無為者至為而不可見也。如至多之不可數，至大之不可量；非至多之不多，至大之不大也；至多不可數，至大不可量也。世人但見有形之為，而不見無形之為；見小為不見大為；見動作之為，而不見靜默之為，故《淮南子》喻之曰：

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易習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泰族訓》）

又曰：

怒生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見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

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說林訓》）

又曰：

至言不言，至為不為。（《道應訓》）

可見無為者，至為也。又其言曰：

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

蓋必有其“無”，方能成其“有”；有“無為”，方能“有為”也。

（乙）無為者，不為己為也。其言曰：

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詮言訓》）

又曰：

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修務訓》）

（丙）謂無為乃循自然理法，不加人力矯揉造作，故曰：

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原道訓》）

又曰：

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反對人為而注重自然法者，蓋謂“人為”為偽也。

（丁）謂無為乃無所為而為，非有所為而為；正老子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為之而無以為”之義。《淮南子》亦曰：

漠然無為，而無不為。（《原道訓》）

致至為，則所為者大；能本於自然，則不為偽；能無所為而為，則不能利盡而止：能不為己為，故無爭；爭者害，故曰：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原道訓》）

又曰：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原道訓》）

不爭者利，故曰：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原道訓》）

其制勝之法，常以柔克剛，以靜制動，故其言曰：

聖人守清靜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原道訓》）

又曰：

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原道訓》）

若“無欲”而謂“知足”；“無為”而謂“不為”；則何足以言創造。世人見其正，不見其反，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以《淮南子》以矛盾之言，而明相反之理，以破人迷妄；人皆有欲，而《淮南子》獨曰“無欲”；“有為”而曰“無為”；非無欲也，欲其所當欲也；非無為也，為其所當為也；不欲其所不當欲，是謂“無欲”；不為其所不當為，是謂“無為”；能為其所當為——創造，不欲其所不當欲——占據；“生而不有，成而弗宰”，思深哉！《淮南子》之言乎！

## 第七 人性論

《淮南子》以為人性本靜本善，動則或入於惡，此雖近於孟子之所謂性善；然孟子言性善，在擴充其善端；《淮南子》言性善，則在復其清靜之本，此其異也。故曰：

清靜恬愉，人之性也。（《人間訓》）

又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原道訓》）

謂人之不善，由於嗜欲。其言曰：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齊俗訓》）

又由於縱欲。其言曰：

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齊俗訓》）

嗜欲縱欲，乃自身之過失，而不善之源，多為後天所染；即知識亦隨環境而變。其言曰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櫪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所知者必寡矣。（《修務訓》）

又曰：

曲士不可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原道訓》）

而智有修短，又由於各有特性。其言曰：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

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各因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齊俗訓》）

此論甚精，今之教育在發展個性，亦持此理。

## 第八 為學論

淮南子重後天學習。其言曰：

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所養，不能遵道。（《泰族訓》）

為學之方：

（1）在勤。其言曰：

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說林訓》）

又曰：

夫騏驥千里，一日可通；騖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此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齊俗訓》）

（2）在不畏難。其言曰：

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民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修務訓》）

又曰：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修務訓》）

（3）在博學。其言曰：

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

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泰族訓》）

（4）在究其所以然。其言曰：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汜論訓》）

論為學之目的，則曰：

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sup>❶</sup>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主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修務訓》）

此淮南子自述著書之旨也。

## 第九 立身論

淮南子謂立身在積善。其言曰

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繆稱訓》）

又曰：

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又曰：

❶ “仿佯”今寫做“彷徨”。——編者註



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無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主術訓》）

有過則自責。其言曰：

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繆稱訓》）

## 第十 名學

進南子之言曰；“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知其微？”（《說山訓》）知其微，即在明論理之原則也。

又曰：

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說山訓》）

若小馬大目而謂之大馬，則犯名學上系語附加之謬。夫大目所以形容目之大，非形容馬之大；而眇馬亦眇目之馬也。若以形容一部分之附加字，移於全體則謬矣。

又曰：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說林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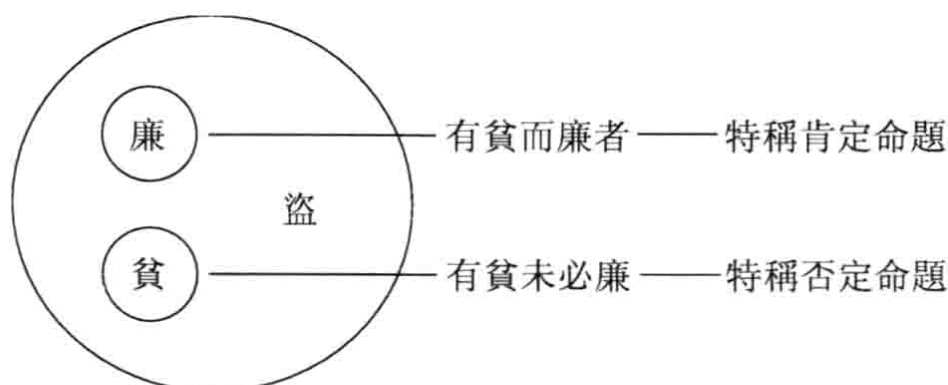
致富之道甚多，不僅盜可以富也，以圖表之如下：



又曰：

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說林訓》）

以圖解之如下：



此二命題為小反對可二者皆真。

又曰：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說山訓》）

以三段論推之如次：

葉落則歲將暮——大前提

我見一葉落——小前提

故我知歲將暮——結論

## 第十一 政治思想

淮南子之政治根本思想，仍以老子之無治主義為本。其理想對內則曰：

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本經訓》）

對外則曰：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對於經濟，則主張平均勞苦，平均享受，與今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旨頗相近。其言曰：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拵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均平。（《齊俗訓》）

後因天下紛爭，非力不足以圖治，故重“力治”。其言曰：

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兵略訓》）

聖人雖以兵圖治，然兵在除暴，非在爭權。故曰：

夫兵所以禁暴討亂也。（《兵略訓》）

又曰：

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兵，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兵略訓》）

又曰：

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世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兵略訓》）

又曰：

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器；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由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本經訓》）

後見“力治”之害：

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才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苑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覽明訓》）

故又主張“禮治”。其言曰：

古時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本經訓》）

以為：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道應訓》）

又謂：

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精神訓》）

禮治在乎得人。故曰：

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泰族訓》）

得人首在得君。故曰：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義；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繆稱訓》）

又曰：

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在於君。（《主術訓》）

雖以君為施政之主，然君亦為民而立。其言曰：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修務訓》）

至人君之度，則曰：

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主術訓》）

人君之職，則曰：

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修務訓》）

人君用人之道，則在各適其才。故曰：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櫓楫，短者以為朱儒枅櫨；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主術訓》）

又曰：

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而不重也。能稱其事，則

為之者不難也。《主術訓》)

又在能用其言。故曰：

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窮巷，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於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主術訓》)

既重“禮治”又恐人君專橫，故立法以限之。其言曰：

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主術訓》)

法之意義則謂：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主術訓》)

論立法之原理則謂：

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墜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於自正。《主術訓》)

此頗合平民政治立法之精神，且謂法律制度，貴變動不拘。其言曰：

以一世之度制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之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說林訓》)

又曰：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汜論訓》)

又曰：

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

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泰族訓》）

又曰：

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寶在無爾。（《齊俗訓》）

又曰：

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汜論訓》）

今我國法律，多盜襲日本之舊章，淮南有知，亦當齒冷。法定之後，則賞罰宜公。其言曰：

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主術訓》）

又曰：

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人間訓》）

不公之害則曰：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主術訓》）

不特賞罰宜公，即受者亦不可苟。其言曰：

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



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得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

欲收法治之效，則治者宜以身作則。其言曰：

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一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主術訓》）

淮南子雖言“法治”，然仍以“德治”為重，“無治”為歸。其言曰：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盜心哉？（《精神訓》）

又曰：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原道訓》）

而欲其無治，仍在於治，治在於“足用”。其言曰：

為政之本，務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詮言訓》）

又曰：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齊俗訓》）

又曰：

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齊俗訓》）

## 第十二 結論

《淮南子》一書，所論者甚廣，今不過聊舉數端，以見其概，其思想雜而不純，蓋原於取材者廣也。胡適《淮南鴻烈集解》序謂：“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挾，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信哉！

## 讀淮南子/江國柱

### 一、淮南子傳略及其時代背景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之子，漢高帝之孫也。厲王以叛放逐死，文帝憫之，乃立其三子，分王故地。安為長，遂繼王淮南。安為人，好讀書鼓琴，善屬文，敏於思，嘗奉命為《離騷賦》。晨興受詔，朝食已竟，文帝甚重愛之。性不喜弋獵狗馬馳騁，蓋欲布德行，拊循百姓，以流譽天下而稍贖厲王之愆。故門下多畜豪俊文學之士以為輔，天下方術之士亦多歸之。嘗著《淮南子》二十一篇。“博極古今，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蓋折衷周秦諸子之說，而“棄其畛畛，斟其淑靜，非循一途之路，守一隅之旨“要略”者也。惟其時天下已定，漢戮功臣，慘酷無人理；而厲王又新死，諸侯惶惶，各懷刑懼。安際丁斯時，遠懲戰國暴秦之亂，近睹漢時政治之酷，以為均“人為”過甚之害。故其著書，大旨多近老氏之淡泊無為，蹈虛守靜。（《要略》考驗乎老莊之學。）而其解老子之意處（《道應訓》幾全為釋老子之旨），并多眇達神旨，洞得真詮。換言之，即謂淮南子為老子之註釋，亦無不可也。蓋其解老之功，與莊周韓非並美矣，茲就大旨分述之。

## 二、《淮南子》哲學之根本觀念

淮南子既目擊漢政之虐，懲戰國嬴秦之弊，知政治之龐雜混亂，皆係“人為”致之。又本老莊之學說，以為欲求平治之根本解決，必須擯棄“人為”，因任“自然”；蓋“人為”一棄，則天下即可平治矣。所以他說：

……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原道訓》）

彼以為平治之道，須由大處著手，因任自然。非然者，嚴法厲刑，求枝節之解決，則必致愈亂。

……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有亡魚失鳥之有乎？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何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亂乃愈滋。（《原道訓》）

必也，任其自然。則天下可治矣。舍此均不可望治。

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米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

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原道訓》）

彼又本莊子“不以人助天”之義，以為宇宙間之萬事萬物，均有一定自然之律則。苟循其律則以行，任其流轉變化的，必能恰到好處。而天下亦無與之爭者。其言曰：

……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然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原道訓》）

以上所舉淮南子哲學之根本觀念，均本老子而歸於“自然”“無為”，今更進而論淮南子之政治哲學。

### 三、淮南子之政治哲學

淮南子既受老莊學說之影響，故其政治思想，亦本於老氏“自然”“無為”之旨。因民之性而利導之，使各得其宜。則天下治矣。茲分論之。

#### （一）任自然

淮南子以為盈天地間之事物，均須任其自然。政治亦如之，順其自然之性，則無為無欲，民樸而政易理，天下亦易治矣。其言曰：

……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作。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本經訓》）

設必雜以人為，則必亂政。蓋人之智能有限，而事理之紛來無窮。欲一一應之，勢不可得也，必也，任其自然之性而導之，始可治焉。其言曰：

……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覽冥訓》）

## （二）主無為

淮南子對於政治之思想，既任“自然”，尤主“無為”，彼以為“無為”則治，“有為”則亂。其言曰：

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說山訓》）

彼以為任何事理，“有為”則敗，不獨政治然也。

……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主術訓》）

故善為政者，無為而天下治。其言曰：

……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覽冥訓》）

又曰：

……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原道訓》）

至若申、韓、商鞅之“法治”，人雖崇之，而淮南視之，則若無甚輕重者，甚且詆之為狂悖。其言曰：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俶真訓》）

《覽冥訓》曰：

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掎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百姓，殫盡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

### （三）因民性

淮南子以為為政之道。其設政施令，莫善乎因民之本性，任天地之自然。蓋人力有限，有時而竭，既不能禁除姦惡，而反愈滋亂，不若因民利之所在而設政，庶幾易治而多利。其貴因之言曰：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絁不綰，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原道訓》）

又曰：

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是故善治者，政命悉因於民而天下樂之。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精神訓》）

又曰：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俶真訓》）



#### (四) 貴適宜

淮南子以為政既貴因，而一切政令組織，尤須適宜。宜則事簡利多，人民悅服，而天下易治矣。其言曰：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於上，誰弗喜。（《繆稱訓》）

其對於民事行政，亦主因地制宜。開實利，謀幸福；則民衆歸之。

……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齊俗訓》）

非然者，則措置失宜，必至勞而寡功。甚且有害。

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主術訓》）

總上所述四項觀之。則知淮南子之政治思想。其根本見解，謂宇宙之事物，俱各具自然之性。則政治之設施，只順其“自然”，因其利而導之，使各得其宜，則得之矣。苟一加“人為”，勢必致無益反損，愈滋擾亂。彼述其本旨曰：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觀乎此，則其政治哲學之根本思想，思過半矣。

## 四、淮南子之人生哲學

儒家教人，首重“盡性”“自強”，墨家則教人“兼愛”“兼利”；皆是看重人為，欲以人謀勝天。淮南子則不然，彼本老莊之旨，一切攝生處世之道，均守“自然”“無為”。彼以為天地大公，一切“得失”“毀譽”，均有分定，人苟欲強力為之，必致反受其害。不如守順蹈常，聽其自然，則自可得佳果。其根本之論曰：

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托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詮言訓》）

彼又以為人之能力薄弱，壽命有限；而天下之事理，浩博無涯，以有限隨無涯，必怠而傷，故不若任之自然。《詮言訓》曰：

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以言道矣。

由上觀之，知淮南子之人生觀念，亦本於“無為”“因任自然”以此為據，今可進而論其“攝生”“處世”之道。

## (一) 攝生

淮南子以為人之性本靜，一受感觸則害矣。故善養生者，須與外物絕。《原道訓》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

其次則人之七情，亦當攝護之，勿使為大喜怒所激。大憂怖所侵。否則必受其害。其言曰：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鉗口而不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精神訓》）

又曰：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傷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本經訓》）

由此觀之，則知淮南子之攝生主意，純本老氏“蹈虛守靜”“淡泊寡慾”之旨矣。

## （二）處世

淮南子既以“蹈虛守靜”為善，以“人為”為惡，故其處世之方針，亦以韜光斂銳，戒名無爭為宗旨。彼以為人之美，若不自韜斂，則必遭妒而害其身。其言曰：

山有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說林訓》）

又曰：

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詮言訓》）

彼以為求名之害，無異於為惡。蓋欲求名，必“有為”。其成則不足更責，敗則反害其身。故處世之道，不若戒名之為愈也。《詮言訓》曰：

欲尸名者必為善，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邀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蔽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

復次，則淮南子對於死生之觀念，亦須注意。蓋彼本莊周之學，於死生是看得最輕。彼以為死與生無甚差異，生不樂於死，死亦不苦於生。生者若大夢，死者若休息，是其最妙切之譬喻。《精神訓》曰：

死之與生，一體也。

《俶真訓》曰：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所以善我死也。……譬若夢為鳥，則飛於天，夢為魚則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為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焉知死之不樂也。

又曰：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精神訓》）

由此觀之，淮南子之人生觀念，純以“無為”“自然”為主，以“無用”“韜晦”為能。其旨本老莊，亦以明矣。

## 五、結論

淮南子生際漢世，承戰國嬴秦之餘風，匯萃諸子百家之學說，而歸宿於老莊之“淡泊”“無為”。以為治國處世，舍此不可，其教治者之言曰：

非澹漠無以明德，非甯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主術訓》）

其治國之要，純本於道，禮樂仁義，視為擾天下之物，其言曰：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而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

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齊俗訓》)

蓋其視道有無上之能力，為政者決不可逆之。

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覽冥訓》)

非然者，必致擾亂天下。

……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泰族訓》)

彼以道為宏闊遼大，包羅萬有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秉受無形。(《原道訓》)

苟有得之者，雖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可理而治矣。

總觀其全書，大抵皆本老莊“蹈虛守靜”，“澹泊無為”之旨。故吾以其為老莊註脚者，此也。

## 讀淮南子/俞榮宣

### 一、淮南子考

淮南王安，自漢文帝十六年受封，至武帝元狩元年自殺，在位四十三年（紀元前一六四至一二二）。當時天下乂安，挾書之命早除，黃老之學復盛。孝文、孝武，酷好藝文。至武帝時，方術之士，尤為一時尊尚；而文人儒術，亦見重於時。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公孫弘等，以文學之士，見幸於上（見《史記·武帝本紀》）。斯時代背景與淮南王思想，有密切之關係焉。

《史記·淮南列傳》云：“淮南王安為人好讀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之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才、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圖部署兵所從人。”

《漢書·淮南王傳》云：“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老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而祕之。”



高誘《淮南叙目》云：“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叙目》又云：“其（《淮南子》）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

《漢書藝文志》謂：“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

胡適《淮南鴻烈集解叙》曰：“《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畛，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旨’，其自身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

綜合以上所得，即有下列數種結果，為研究《淮南子》者必須先決之問題。

（1）淮南子之時代 由文帝至武帝，為漢初之學術發達，文藝復古時代。黃老盛行，文學優美，故淮南王書之思想學術，多趨於此方面。

（2）淮南王安之個性 善文學，好讀書，鼓琴，行陰德，拊百姓，以流譽天下。且喜招賓客，交天下方術之士。

（3）淮南王之環境 淮南王處學術發達之承平時代，既怨其父之死，復以太子之故，恥行仁義而見削地，致使屢圖叛逆。故其書之所以成，亦欲以流譽天下，陰結賓客，以圖達其目的也。

（4）《淮南子》非安所作 淮南書非安所手著，乃當時其門客中

八公，及大山、小山，之所編纂者也。故謂此書為“淮南系”之學說，亦無不可。

（5）淮南子“結古代思想之總帳” 此為讀《淮南子》不可不知之關鍵。淮南系之思想學說，頗為駁雜，然其根本思想，近乎老子，故其大較，歸之於道。

（6）“淮南系”之學說，頗為當代所好尚 安入朝獻所著《內篇》，上好而祕之。上之所好，下有甚焉。安此書之投時好，從可想見。

## 二、淮南子哲學之基本觀念

### （一）根本思想——“道”

《淮南子》之所謂道，老氏之道也。道應一篇，實為老子之文，舉例作證，以明其義；而書中引老氏之語者亦甚多，此漢初重黃老之學，時勢使之然也。其為道之界說曰：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道》）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原道》）

由此觀之，則道者，超乎天地萬物之外，復周行乎天地萬物之中，以為天地萬物之本。“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無為者，道之宗。”（《主術》）“柔弱者，道之要。”（《原道》）“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俶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故“無為為之，而合於道”，因其自然而推

之，如執道之柄。故曰：“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其所貴者因之也，即所以無為也，無為則反於清淨，可謂達道矣。故曰：“夫無為財得於一矣。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詮言》）此所謂“弱而能強，柔而能剛”者也，亦所謂“由昭昭而冥冥，而幾於道”者也。

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皇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脩務》）“淮南系”諸子知當世言道者之所蔽，在於託諸神農黃帝而入說，故決然從老擇莊，而參之以先秦諸子之說，以不失道之真詮。又復加之以別擇之精，取舍之明，故能有所獨到。其書未嘗引神農之言，即所稱黃帝之言，亦不過一二見耳。

## （二）無名

《淮南子》云：“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覽冥》）又云：“凡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說山》）又云：“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聖人揜迹以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詮言》）是知名與道不兩立，名存則無道，道存則無名，無名之朴，得道之真。夫名者，知識之利器也。故淮南子之所主張者，在乎閒居而樂，無為而治，棄智則道立矣。泰族訓曰：“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此之謂也。

### (三) 論性

“淮南系”諸子以為人之性，本清淨純粹，如白璧之無瑕。其所以惡者，乃為習俗所染，嗜欲所害者也。故曰：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人間訓》）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齊俗訓》）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齊俗訓》）

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齊俗訓》）

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

形常無事，可謂佚矣。（《詮言訓》）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之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俶真訓》）

“淮南系”之論性，貌似孟子之性善，實則本老氏清淨淡泊之旨，莊子樂天安命之義。其言養性，以反其初為主。故曰：

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遊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俶真訓》）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俶真》）

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庚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詮言訓》）

返性於清淨恬愉，然後養之通之，庶幾幾於道矣。是故“淮南系”論教育之旨，在乎因性而教。《泰族訓》曰：“無其性，不可以

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此性之大效也，亦近世性教育之本旨也。

### 三、淮南子之人生哲學

#### （一）《淮南子》人生哲學之主旨

《淮南子》之根本思想在於道，故其人生哲學之主旨，亦不外乎達道。道者，至高而無極者也。德者，道之所散者也。仁義者，所以補救道德之失者也。所謂真人者，即能清淨恬愉，澹然無為養性以體道者也。故曰：

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俶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而後貴仁，道失而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而純樸亂矣。（《齊俗》）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一。（《俶真》）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遊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心

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精神》）

反於性，合於道，純然無知，淡然無欲，靜而不爭，以柔弱勝堅強，純粹樸素，質直皓白，而“入於天門”；不使外物私欲，鼓舞其智慧，以滿足其物質生活中無厭之豁壑，而造成劣等文化，以害社會。蓋人生之大患，厥為恃強多欲，萬惡因之而起，爭鬪因之而生，社會因之而不甯，推其極端，則互相殘賊，終至於滅亡。“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故毅然倡柔弱主義：

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原道》）

又曰：

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詮言》）

欲求補救之法，唯有：

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原道》）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原道》）

總之“淮南系”諸子理想中之人生，為：

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精神》）

是不欲為學問智識中之文明人，而欲為渾沌洞同中之真人。此所以詛呪文明，而特標“自然”之人生觀也。



## （二）自然派之人生觀

《原道訓》曰：“萬物因以自然。”《精神訓》曰：“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矣。”是則吾亦因以自然也。因以自然而生，因以自然而死，生其所自生，死其所自死，死生一化也，死生一體也。吾何容心哉？而況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安見生之樂而死之悲也？又況物不因吾生而益衆，不因吾死而益寡，吾生也寄於世，吾死也歸其故，吾又何容心哉？明死生之可齊，斯性之正，道之能通矣。其能言曰：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如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俶真》）

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俗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精神》）

此莊周之達觀也。此樂天主義之所以生也。由此種思想為出發



點，倡無知，無欲，無為，無爭，清淨恬愉，閒居而樂之說。故曰：“聖人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其所以安之樂之者，非好之而有為也，實因其自然而無為也。因其生之自然而生，即為生活而生活，不以生活置於卑下人欲之物質文化之中，而以生活放諸虛無清淨之精神文化之內，此無知之知，無為之為，此亦精神論所由生也。

### （三）精神論

精神論者，淮南子養生之道也。何謂精？曰：“五藏者，人之精。”又曰：“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高誘注云：“精者人之氣。”由此觀之，精者吾人稟賦之氣，充於體內，促血液之循環，而令人生者也。故曰：“血氣者，人之華也。”華之猶言精也。何謂神？高誘注云：“神者，人之守也。”《精神訓》云：“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虛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此“守”之最高目標也。以人之所守養其氣血，以為生活之精華，謂之精神。故其論精神曰：

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精神》）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

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原道》）

精神貴守而不貴馳。物欲害於外，所以馳也。清靜定於內，所以守也。守與馳之分，即善與不善之分也。本乎性與道而守之斯善矣，逆乎性與道而馳之斯不善矣。故曰：

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汜論》）

由此而言，精神之所以能守者，在乎靜而無為也。苟能靜而無為，則適乎性而物莫能惑。故曰：

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汜論》）

此其大效也。由斯體道，其庶幾乎。且精既為人之氣，則氣有邪正之分，即君子小人之分也。故其言曰：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詮言》）

棄邪養正以為善，所以使精神內守也。然則邪如何能棄？曰：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詮言》）

此養生之道也。

## 四、淮南子之政治哲學

### （一）《淮南子》政治論之基本觀念

《淮南子》之政治論，根本於道，而發端於其人生哲學者

也。故曰：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存在得道而不在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小也。（《汜論》）

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泰族》）

以此為根據，以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為通治道。故有無為而自治之論焉。《詮言訓》曰：

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

欲無為而治，則必反性之初，而歸於虛靜。虛靜則能得道，得道則能存國。故曰：

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詮言》）

此論似儒而實異於儒，蓋儒家之出發點，在於“格物致知”，所以求知也；而此論之出發點，在於虛靜而不惑於道，所以求無知也。

此所以能無為而治也。《本經訓》曰：

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

為之者誰何。

《泰族訓》曰：

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覽冥訓》曰：

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通于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遊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主術訓》曰：

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才不足任明矣。

民智不足恃也，人才不足恃也，推而至於法制，亦不足恃也。（說詳後）至於仁義禮樂，乃救敗之方，亦不足恃以為治也。何以言之？禮義，廉恥，善惡，仁鄙，皆對待之名辭，使人知其一，即能推而知其相反者。知有善則知有惡，知有仁則知有鄙，然世之所以有仁義禮樂，所以救敗也，非治之至也。忿爭生然後貴仁，天性失然後貴義，情欲熾然後貴禮，性情亂然後貴樂；故“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禮者所以救憂也”。欲為根本之解決，惟有使民無知無欲，因其自然，守其純樸，無為而治，上下相忘，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其國治者，君臣相忘”夫豈特君臣相忘哉，國之人無不相忘也，故曰：

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於愉靜。……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遊，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俶真》）

此真“因以自然”之放任主義也。故其理想中之烏託邦，為：

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狹之國，重譯而至。（《泰族》）

此老子所謂“其政悶悶，其民純純”者也。淮南子之所以有此思想者，實由秦室專制之淫威，與楚漢爭競之影響，有以使之然也，但於實際方面，斷無此種思想之國家政治，此亦淮南之所知者也。——無已，其由人事上兼採儒法乎。故曰：

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主術》）

可知《淮南子》政治論之最高點，為太上之神化，苟不能至此，則將救之以仁義法制，此《淮南子》政治論轉移之關鍵也。

## （二）變法改制

《淮南子》以為仁義禮樂，可以救敗，法制可以輔道而治。故曰：

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主術》）

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主術》）

是則法制定而後以無為為之，似可以為治矣，又何為而變法改制乎？曰，《淮南子》以人為法依附於自然法，又以萬物因以自然。自然法有以人而變，以時而變之趨勢，故人為法亦不能不因人因時而變。蓋“因”者，淮南子之所最重，而以之應變者也。淮南子以為輔治者法，制法變法者人。故一方面雖言：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法定，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主術》）

而一方面又言：

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而非所以為治也。……天下豈有常法哉？（《汜論》）

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汜論》）

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泰族》）

由此觀之，則人為之法，所以應世之治亂，因政治上之需要而產生者也。吾人試觀“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令制法”（《汜論》）一語，即可推知淮南子論法之本意，頗含有因時而變之意義；而所重者，在乎制法之人。故其論變法改制曰：

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而不用，與無法等。（《主術》）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泰族》）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時，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汜論》）

變法改制，為輔助政治進行之手段，其所貴者，在得人耳，故曰：

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主術》）



然不特得人而已，尤須能集羣力，合衆智，以任國事，此所以能廢先王不宜之治，而立適應時世之法也。故曰：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主術》)

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主術》)

## 五、淮南子之文學

美哉！《淮南子》之文也！上承老、莊、孟、荀之風，下啟兩晉六朝之華。其勁幹蒼老似老、孫，其氣魄雄健如孟、荀，其淋漓酣暢，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浩蕩蕩，無所阻礙者，則胎息乎莊子。故此書雖為敘述哲理之作，實帶有文學之色形，今就其富有文學性之數點言之？

### (一) 美妙之精神

凡文學必具有妙之精神，然後乃能發生美感，以引動讀者之心。《淮南子》之文，繁華壯麗，紆曲窈窕，能令讀者意為之妍，神為之往，心為之快，氣為之暢，於不知不覺之中，已能使讀者之心，信其說之是，認其說之真。故其美妙之精神，非賦有文學性者莫之能也。



## （二）通俗性

文學之有通俗性者，其效力必大，《淮南子》果有通俗性乎？居今日而讀此書，苟無許、高之注及清代王、俞、孫、莊、洪、陶諸子之校，則佶屈聱牙，誠難卒讀，似無通俗性矣。然吾輩生二千年後，讀二千年前之書，文字之變遷，板本之錯誤，蓋不知凡幾，宜乎難矣。獨不思此書述老、莊、儒、墨之理者也。而此書之文，較諸《道德》、《南華》、《墨經》等，則顯明易解，而此書之通俗性，亦較老、莊、墨諸書為多。且書中每述一種思想，必舉例作證，以明其意義，使老、莊、儒、墨暗晦難明之思想，瞭然畢呈於閱者之心目中，亦可謂得文學藝術之妙矣。其書多雜漢時方言，明白易曉，與一般貴族文學，務以艱深相尚者，大相逕庭。

## （三）藝術性

《淮南子》之文，極重脩辭。其章法句法，立意求工，甚至一字之微，亦皆具匠心之巧。加以網羅之富，取擇之精，故藻華典麗，開駢文之先河。是非有藝術性者，不能為此藝術化之文也。吾人讀《淮南子》，僅就其文章之本身論，實為不可磨滅之文。溯其原因，蓋有二端：

（1）<sup>❶</sup>文景及武帝之時，上愛藝文，故優美之文學，成為一時風尚，淮南子受時勢之影響，應時勢之要求，不能不如此。

（2）淮南王安處此文風極盛之世，其自身復好文學，故為其著

❶ 原書序號為漢數，因與上文相牴牾，故改為阿拉伯數字。——編者註

此書之賓客，自必投其主之所好，而行之以審美脩辭之文，此淮南子書所以為漢代文章中之佳品也。

## 六、對於淮南子之批評

### （一）《淮南子》之弱點

#### （甲）無特別獨創之思想

《淮南子》之思想，無不淵源於先秦諸子：其根本思想，出於道家，其政治論之一部分，雜取儒、法，間有論事物之文，足以表現其有名學思想者，則淵源於《墨經》，是能述而不作，能集合而不能獨創者也。夫思想界之光明，貴乎創造，苟已無特別獨創之思想，則發為言論，雖敘述詳明，文章美妙，亦無異代古人發表思想之留聲機，此淮南子書自身之弱點也。

#### （乙）多神話

《淮南子》書中神話甚多，如女媧煉石補天、后羿射日、龍負禹舟、女媧七十二化等，不勝枚舉。今人讀之，每覺怪誕不經，奇離飄渺，神秘莫測。此蓋因當時淮南王安所招致為此書者，皆天下方術之士，故其言論，多神秘之思，流風所及，愈趨愈下，一變而為五行之說，再變而為諷經拜神之教，尚有遺風，遠矣邈哉，莫之能及也已！

## (二) 淮南子之優點

### (甲) 結束先秦思想

此種用總帳式整理古代思想之書，對於當時及後世，有莫大之貢獻。且將古代思想，出之以鮮艷明瞭之文，使讀此書者，較之讀古人之書，用力少而所求得者多，其價值為何如乎！

### (乙) 博而得其要

《淮南子》一書，繁則繁矣，博亦博矣，貌似矛盾衝突之處，亦有之矣。讀者不察，即以為矛盾衝突，此則大誤。例如《淮南子》之政治論，苟不察其關鍵之所在，必以為雜採道、儒、法三家之言，持論互相矛盾而不知非也。《主術篇》曰：

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

此難寥寥三語，已將各家政治論，大分鴻溝，別其等次，而為分別之敘述矣。此所謂：

棄其畛絜，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要略》)

太史公謂淮南“因陰陽之大，順儒墨之譎，撮名瀋之要”，信哉！

## 七、結論

《淮南子》主要之思想，在其哲學思想，其主要之學問，亦在其哲學文學。雖駁雜而有所歸，雖繁富而得其要，此所以“折衷周秦諸子，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然其大較，歸之於道”，故能繼老、莊之成，而為道家之中樞。今觀其全書，則論道，論性，論精神，生死，與夫放任之政治論，人為之法制論，旨深哉！老莊而後，邈不可多得也已。

十三，八，十，於陸東大學

## 讀淮南子/楊恩濃

### 一、淮南王略傳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高帝之孫也。父名長，以高帝十一年立為淮南厲王，王九江、廬江、衡山、豫章四郡。文帝六年而長反，帝遣兵討平之，坐廢，徙蜀嚴道邛郵；至雍，悲憤死，帝甚憐之。八年乃分王厲王諸子，安得封阜陵，稱阜陽侯。十六年徙於厲王故地，遂稱為淮南王。王好讀書，不喜弋獵，善屬文，武帝嘗使為《離騷傳》，朝受詔夕而文已成，以故帝甚重之。先是安入朝，得交武安侯田蚡，蚡言帝尚無太子，一旦宮車宴駕，安以高皇帝孫，當立為帝。王喜，歸而與其太子遷等謀之，欲伺天下有變，便當舉事。無何，謀洩，削地五縣。自是而圖謀之心愈決，因整繕甲兵。會王次子建與兄遷不睦，暗爭甚烈，因上書揭王及王太子反謀。事發，下廷尉訊之。因捕王及王太子等至長安，王未至而自殺，帝遂收王后及王太子等而夷誅之，國除，為九江郡。當王之未卒也，嘗招致天下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於門下，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之徒號為八公，尤知名焉。而諸儒大山、小山之徒，皆逮其門下。伍被與於亂，後伏誅，餘人無傳，其事不可考。淮南王著有《淮南鴻烈》二十一篇，西京雜莊  
序引之《淮南

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傳謂二十九篇見《漢書》本傳《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歌詩》四篇，《淮南王雜子星》十九卷，俱見《漢書·藝文志》。今除《淮南鴻烈》二十一篇外，餘皆未之見。

## 二、淮南鴻烈

《淮南書》《漢書·藝文志》作內書二十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亦二十餘萬言。高誘謂內外之稱，實劉向所定，而《藝文志》又本之於劉向者也。惟當時并不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因而加子字矣。許慎高誘皆有注釋。《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所載卷數，頗有出入（見高誘序）。今本《淮南鴻烈》二十篇，《要略》一篇，有高誘、許慎之注，版本有《道藏》本、莊逵吉本。《道藏》本而校定之本，王念孫校定之本，劉文典之《淮南鴻烈集解》則以莊本為經，而緯之以《道藏》本、王氏本者也。其書高誘謂：“安與八公及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者，其書旨近老子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存亡、禍福、世間說異懷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見於本書《要略》，而高誘序中亦言“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者，號曰《鴻烈》，是內篇亦名《鴻烈》也。見莊逵吉序全書，集諸家之說，非一家一人之言，故《漢志》列入雜家。

### 三、宇宙論

天地之始成，至今猶無定說。以歐洲科學發達較早之區，而十六世紀以前，耶穌創世之說，猶深入人心。一五三〇年波蘭星學家Copermcus（1473—1543）著《天體運行論》，又發明望遠鏡以窺天體天動地靜，方圓互異，莫宗一是。夫蒼蒼窈窕，茫茫無際，時而紅光如火，時而夜明如日；以上古民智之單簡，而謂其能盡窺堂奧者，是胡可能？近世科學漸昌，學者謂：天地之始，實渾成一氣，是曰瓦斯；中含流質，其熱如灼，周轉運行，以今度之，較今之地球尤速；中具愛力，能相吸引，於是同者引而合之，異者排而擠之，遂結為多數星體，今茲地球，亦猶當日諸體之一也。於是或遠離而自成一體，或以為衛星，其不能自成一體，或未能遽成一體而猶盤旋於某一星體者，尚有今日之星雲環可見焉。見《礦物學宇宙論》，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抵太陽各星體之組成，約略如是矣。及溫度降低，而組織稍固，輕濁漸分，地球已由膠狀凝為半固體，更因冷而收縮，山川之起伏，殆其當日所遺留之摺痕也；然而淫雨侵連，則今日河海之水，猶當日之鴻爪也。其說博徵於地質、生物諸學，已稍可信，然吾國開國既早，文化較高，千年前，已稍具此學之端倪。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王引之曰，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  
（《天文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茫芟漠閔，瀕鴻濛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



形。……《精神訓》

……所謂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埒，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莖，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俶真訓》）

然臆說虛詞，在所不免，加以繼起無人，故補天射日之說，天圓地方之論，歷時亦久。

……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原注平地出水為淫水（《覽冥訓》）

……逮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猡狢、鑿相從齒<sup>①</sup>，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者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十日並出，羿射去九而下殺猡狢……（《本經訓》）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矣。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天文訓》）

夫日月星辰，各為空中星體之一，推其成因當由於愛力既施之後，遠拋而出者也。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

日月第照，四時代異；俄而明，俄而暗，俄而寒暑不同，俄而乾燥有別；古人雖能詳加考察，知一年之內，有四時之分，有十二月之別；更能定各月氣候之差，萬物生息之不同。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

① “齒”字錯位，當位於“鑿”之後。——編者註

時。……（《本經訓》）

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蘇，魚上負冰……（《時則訓》）

然究莫知其嬗變之由，於是遂謂冥冥之中實有主宰，而不意之變，皆各有其致之之神焉。

……虎嘯而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時者，天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天文訓》）

……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俶真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泰族訓》）

## 四、無為主義

春秋之末，亂象已見，吾國先哲目擊時艱，或從人身加以考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辭讓亡焉……由是觀之，人之性惡明矣。……（《荀子·性惡篇》）

雖其主張有善惡之不同，要皆主於人治方面。至於老、莊之

徒，則從自然界加以精密之考察，而又徵之於人身，遂倡無為之論。其觀察自然界之結果，謂天地之始，實渾冥如一，不可謂之為善，亦不可謂之為惡。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濈濈，故曰太昭。道始于虛霏，<sup>同</sup>見前又謂人之一身，實與天地同其德。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視之而形莫明於目，聽之而精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繆稱訓》）

……天有風雲雨露，人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精神訓》）

……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本經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齊俗訓》）

蓋天與人之性，皆虛藐若鏡之照物，水之映景；無物不收，而其體則固虛而無存者也。

……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原道訓》）

……窺面於盤水，則員<sup>①</sup>；於杯，則隋<sup>②</sup>。……（《齊俗訓》）

於是謂原始之人，虛靜如一，不知善惡之分，良莠之別。

……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德，含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俶真訓》）

① “員”即“圓”。——編者註

② “隋”當為“橢”。——編者註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其行蹢蹢，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知；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覽冥訓》）

……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侵欺暴虐，猶在混冥之中。……（《本經訓》）

夫無西施之美者，不知嫫母之醜；是故凡物必有醜而後美者乃彰；必有善者，而後惡者乃現。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sup>作尚</sup>名。”故有美惡之名，而後善惡之實不可得矣。

……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本經訓》）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齊俗訓》）

然衰亂之世，禮、樂、仁、義亦有其相當之價值。

……是故仁、義、禮、樂者，可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原道訓》）

因飾僞萌生，而善惡不可明；欲廓清之，莫如去其所以辨別善惡之聰明智慧。

……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原道訓》）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德，與民同出於公<sup>公</sup><sub>正</sub>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原道訓》）

蓋人本虛靜冥混，自有天地以後，遂有所謂善惡之名，遂有憊

飭<sup>①</sup>文蓋之惡習，是皆起於欲者也，故欲反本，首宜去欲。

……嗜欲者，性之累也，故心不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通於神明，通於神明，得之內也。……（《原道訓》）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以雜糅者也。……（《原道訓》）

又曰：

……循天者，與道游者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原道訓》）

欲去盡，然後可達於無為之極。

……是故聖人者，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行，而與道浮沈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衣委地；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原道訓》）

## 五、結論

《淮南》一書，既成於多數人之手，所言非專宗一家一人之說。如：《應道訓》<sup>②</sup>述老子之言，至五十二處之多，全書述莊子之義亦最多見。同一書中，既主無為，復主人治。如：

① “僇飭”當為“矯飭”。——編者註

② “《應道訓》”當為“《道應訓》”。——編者註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去，如此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修務訓》）

蓋其書集諸家之舊說，不妨浩瀚繁衍，然藉其流暢通曉之文詞，以達艱澁難明之哲理（書中解老莊之義頗為明瞭），有功於前賢，有助於後學，則又非徒以其文詞名矣。

## 讀淮南子/趙迺廣

《淮南》之為書也，包羅甚富，茲僅就其“論儒”“論法”而言之。

### 甲、淮南子之論儒家

漢初儒風漸衰，所謂矯情干譽者，比比皆是。故《俶真訓》曰：

世俗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捲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譽於世。

夫儒者既成貌似心違之惡習，則緣飾詩書而盜名譽者有之矣。故《俶真訓》曰：

儒墨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今儒者既緣詩書而盜名譽矣，則於堅守煩難之喪禮，豈真拘古不化？無亦謂非是不足以估名<sup>①</sup>於天下也。故《本經訓》曰：

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三年，失喪之本也。

① “估名”當為“沽名”。——編者註



今儒者既假禮義而盜名矣，則安知其不假禮義而盜利，然則禮義者，博名利之利器耳。故《道應訓》譏之曰：

夫意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

夫禮義非不美矣，而其弊一至於此者，何也？儒者不溯欲之所由生而塞其源，不究仁之所由成而培其本，是以制於禮義而未能樂於禮義。

故《精神訓》評之曰：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

又曰：

袁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弗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上之所述，於漢儒盡失禮義之精神，而徒事夫形式以飾偽，發揮盡致；而推原其弊由於不能原心反本，尤具卓識。

## 乙、淮南子之論法家

淮南之論法家也，謂其嚴刻而不知治本。故《覽冥訓》曰：

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掎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

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

《原道訓》又設喻曰：

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愈甚；是故鞭噬狗、策嘑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欲害之心忘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

法家既不知治本，故任法不足以圖治。

是以《泰族訓》曰：

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

又曰：

若不修其風俗，而縱其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

法家之流弊更有勝焉者，即法者暴君之利器也，故《兵略訓》曰：

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所不取也；所為主君者，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

要之，淮南處兵禍擾攘之餘，足困於峻刑，君逾乎禮義；一日而處人君之勢，則竭天下之力以奉耳目之欲，漢高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此其徵也。義喪法罔，儒與法莫能匡；今又假君以厲民之爪，供民以飾非之具，其為世蠹，可勝言哉？此淮南之所以嘆息痛恨也。

## 讀淮南子/陳德文

### 道論

《淮南子》之道論，乃其根本觀念。其所謂道，亦與《老子》之所謂道同，蓋即純任自然之義，道即是無，無即是道。無形無體，無始無終，乃道之體。故曰：

夫靜漠者，神明之所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訓》）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道應訓》）

道雖是無形無體、無始無終，然而却無所不在、無所不有，所謂生於天地萬物之先，應行於天地萬物之中，故曰：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sup>①</sup>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淥，甚纖而微。（《原道訓》）

道至高無上，至稱無極，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

① 據《淮南子》原文，“析”當為“析”。——編者註

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繆稱訓》）

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主術訓》）

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道應訓》）

夫道之體既如是，則彌宇宙，亘古今，無往而非道之所在矣。故凡萬物之生息長養，與夫自然界之一切現象，殆無能自外於斯道者。是道之用，直羅萬古而支配之也。是即所謂道者，天地萬物之本源者也。故曰：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始，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精神訓》）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之以游，鳳以之翔。（《原道訓》）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煦喻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輟，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原道訓》）

道既是萬物之本源，萬物乃因道而生。是則萬物皆宜順其自然，以聽命於道，而不必強加干涉也。蓋道雖無所不在，而應變無窮，却又無形無體，無始無終；以人力推求之，安所得其邊際，不徒無益，直自勞形耳。順其自然，以聽命於道，是謂無為，故曰：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原道訓》）

故達於道者，及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道既是無為，既是自然，故其政治哲學、人生哲學，亦全本於此。

## 讀淮南子/劉麟春

### 淮南子之實用主義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教育同政治的毛病在那裏<sup>❶</sup>？就是“學非所用、用非所策”這兩句話。原來在學的時候……學農的只知道讀講義，學工的只知道在講堂上畫圖，學礦物的只記了許多外國名詞，學經濟政治的只懂得一些理論。到用的時候，學農的未曾種一畝地給農民看；學工的未曾在機械上應用化學上供給實業界的需要；學礦物的見了本地的動植物茫然不解；學經濟政治的，對於本地方的經濟狀況同政治狀況毫無所知。所以“唯用主義”可以謂為古今不易的理，同時也是中國今日對症的良方。何以見得？請看《淮南子·說山》等篇有許多地方，都可以證明出來；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楚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鉤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得也！

觀這節所說，有用同無用，到底以什麼為標準！據我個人的觀察；這節的意思，能够適應於環境，就是有用，不適應於環境，則為無用。

❶ “那裏”即“哪裏”。——編者註

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

前節所說有用同無用，是以適應環境為標準。這環境的標準，就是地的關係。但是時代不同，雖同在一地，也要分有用與無用。水可以行舟，陸可以行車，這是地之關係。冬天穿裘，夏天穿葛，這是時候的不同。天下無絕對的是非利害，惟以地同時為之衡度輕重，長短也隨之而異了！

楚王有白蜎，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使調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

以時同地為有用與無用的標準，這是很精確的。但又有因人而不同的地方。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西人重法，但亦未嘗不重人。法固由人出，無人就無法了。

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

社會為一有機體，動一部則全部皆受影響。僅從事於一部，見其不能動，就以為無用，確實真是無用麼？

鑊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

近人倡實用主義的教育，教算術則只知簿記<sup>①</sup>，教國文則偏重便條，好像“塵屑皆神聖”，棄此即無用者。不知道知能有限，而知力能力為無限的。今不予之尺度，乃日為之寸寸而度焉，以是判有用與無用。

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說林訓》）

① “簿記”當為“簿記”。——編者註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汜論訓》）

總看以上所說！可見《淮南子》的實用主義，是因時因地因人的。

## 讀淮南子/熊韻篁

《淮南子》二十一篇，據《隋書·經籍志》，有許注者，有高注者，其文互有出入，《太平御覽》引許注“晝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即高注，此其同也。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鑕”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鑒於流瀼，而鑒於徵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為瀼。”“鷄棲幹”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堞塞江”云：“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可見古本之多，殊異，而注亦互有脫訛。清武進莊逵吉校刊是書，乾隆五十三年辯之已註，王念孫《讀書雜誌》，攷之尤精，吾儕末學，何能一躋而探其蘊奧？惟吾觀其大旨，包羅道德，總統仁義，洋洋洒洒，萬數千言，瞻視宏遠，引證詳晰，理深

而不晦，辭博而不雜，言其大，則幬天載地，言其細則淪於無垠，凡古今治亂興衰之理、存亡禍福之機，下至詭異奇離之事、幽冥變化之隱，靡不備載，宜其煥爛文章，發皇義理，可以大有為於時矣，乃上遇英明之主，下多方術之士，身為御親，日講道德，而卒不免於叛逆，意者能言而不能行耶？抑義理之仍有所蔽也，人實不才，雖有美書，無裨於用，惜哉！



## 編後記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為西漢淮南王劉安組織門下賓客編寫，成書於景帝中後期與武帝初年，其以道家為主，兼收儒、墨、法、陰陽諸家思想，是漢代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淮南子》編成之後，劉安企圖政變失敗而自殺，此書一度被人所忌諱，加之儒學在漢代的獨尊地位，此書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西漢末年，劉向整理文獻，將此書集成定冊而重煥光彩；東漢馬融、許慎、高誘等為之作注，尤其是高誘的注延澤至今，成為《淮南子》注解的第一個高峰。自此至元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雖有些小的校訂本，但未出現讓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清代乾嘉學派興起，對此書的考訂與校證紛紜而出，王念孫《淮南子雜誌》為其翹楚；民國時期繼波其後，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綜高、許諸之注，收《太平御覽》及其他類書所集，備受學者稱道，梁啟超、楊樹達予以肯定之辭。盧錫榮校訂的《讀淮南子》亦成書於民國初期，匯編了盧錫煥、蘇玉麟、江國柱、俞榮昌、楊恩濃、趙迺廣、陳德文、劉麟春、熊韻篁女士關於《淮南子》的研究九種，涉及淮南王的生平傳記、《淮南子》的哲學思想、人生思想及政治思想，並從西漢的大背景下解讀其思想的脈絡。雖無法與高、王、劉諸作相比，但本書多角度地探討《淮南子》的內涵且指出其弱點，仍有一定的價值。

本書諸位作者中，盧錫炆、蘇玉麟、江國柱、楊恩濃、趙迺廣、陳德文、劉麟春諸人暫無相關的信息。俞榮宣則被稱為“東陸大學才子”，字崇哲，1901年生於雲南陸良縣，曾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東陸大學（後來的雲南大學），畢業時亦名列前茅，被選派華北諸省遊學考察，在山西並州大學教學一年有餘，回滇後在省政府機關任職。新中國成立之前，他曾回鄉辦學，先任縣教育局長，再任中學校長，繼任中學教員，深得學生之心；經歷“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的沖擊後，1960年去世。另一個作者熊韻篁是一位開明女士，任雲南“天足會”演講部長，抵制纏足。

本書原有校訂者為盧錫榮，字晉侯，1895年生於陸良縣中樞鎮。他少時聰穎，19歲公費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法專業，24歲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在美、法、德等15個國家遊歷考察，寫成《歐美十五國遊記》。回國後被唐繼堯任命為教育司參事兼昆明市建設委員會委員，之後任東陸大學編輯部長、副校長、雲南省教育廳廳長、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1943年6月，他在上海創辦私立新中國法商學院，親任院長；1945年，他又創辦復興中學、新中國大學，親任校長；1950年，他將自己創辦的大學轉交國家，自己則到文物館工作，於1958年病逝。

本書所用底本為1921年東陸大學出版的第一版。以真實保留原書內容為宗旨，對原書文字基本不作改變，只改變原豎排版式為橫排，對原文存在明顯錯誤的文字，以“編者註”的方式進行說明，原文仍作保留。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民國時代的語言正處於古今變化之中，有相當多的繁簡混用現象，本次整理並未改動，所以，書稿中存在部分簡體文字。第二，原書有標點，本書基本尊重原書標點，只有易引起誤解處予以修正，沒有再加說明。然而限於

整理者的水平，書稿不免有遺漏與不妥之處，請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羅 慧

2012年9月





## 《民國文存》第一輯書目

紅樓夢附集十二種	徐復初
萬國博覽會遊記	屠坤華
國學必讀（上）	錢基博
國學必讀（下）	錢基博
中國寓言與神話	胡懷琛
文選學	駱鴻凱
中國書史	查猛濟、陳彬龢
林紓筆記及選評兩種	林紓
程伊川年譜	姚名達
左宗棠家書	胡嘯天
積微居文錄	楊樹達
中國文字與書法	陳彬龢
中國六大文豪	謝無量
中國學術大綱	蔡尚思
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張長弓
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	蔣維喬
段硯齋雜文	沈兼士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梁啟超
墨子綜釋	支偉成
讀淮南子	盧錫炘

國外考察記兩種	傅芸子、程硯秋
古文筆法百篇	胡懷琛
中國文學史	劉大白
紅樓夢研究兩種	李辰冬、壽鵬飛
閒話上海	馬健行
老學蛻語	范禕
中國文學史	林傳甲
墨子間詁箋	張純一
中國國文法	吳瀛
錢基博著作三種	錢基博
老莊研究兩種	陳柱、顧實
清初五大師集（卷一）·黃梨洲集	許嘯天
清初五大師集（卷二）·顧亭林集	許嘯天
清初五大師集（卷三）·王船山集	許嘯天
清初五大師集（卷四）·朱舜水集	許嘯天
清初五大師集（卷五）·顏習齋集	許嘯天
文學論	夏目漱石、張我軍
經學史論	本田成之、江俠庵
經史子集要略	羅止園
古代詩詞研究三種	胡樸安、賀楊靈、徐珂
古代文學研究三種	張西堂、羅常培、呂思勉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要覽	李宣龔
國史通略	張震南
先秦經濟思想史	甘乃光、熊夢
三國晉初史略	王鍾麒
清史講義（上）	汪榮寶、許國英
清史講義（下）	汪榮寶、許國英

清史要略	陳懷
中國近百年史要	陳懷
中國近百年史（上）	孟世傑
中國近百年史（下）	孟世傑
中國近世史	魏野疇
中國歷代黨爭史	王桐齡
古書源流（上）	李繼煌
古書源流（下）	李繼煌
史學叢書	呂思勉
中華幣制史	張家驥
中國貨幣史研究二種	徐滄水、章宗元
歷代屯田考（上）	張君約
歷代屯田考（下）	張君約
東方研究史	莫東寅
近世歐洲史	何炳松
西洋教育思想史（上）	蔣徑三
西洋教育思想史（下）	蔣徑三
西洋教育史大綱	姜琦